校長信箱 | 走出「苦難」的宏大敘事——長征勝利90周年給香港學生的心理錨點與未來啟示

校園有say 2026.11.09 16:27

在Google中追蹤點新聞 字號

文/李潔明

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。當我們在校園談起「長征」，不少學生甚至老師的第一反應或許是：這是一段距離我們很遙遠的歷史，或者是課本上充滿宏大敘事與艱苦卓絕的政治符號。若我們的教育只是重複「翻雪山、過草地、吃皮帶」的苦難記憶，學生很難產生真正的共鳴，甚至會感到審美疲勞。

作為校長，我常常在想：在今天，當我們的學生正處於人工智能技術爆發、心理韌性脆弱、面對未來充滿焦慮與迷惘的時代，長征這段歷史，對今天的香港青少年究竟有什麼全新的教育意義？

如果擺脫傳統的宣導模式，我們能否從中提煉出屬於現代教育的「新的詮釋」或者是新的解讀方法？

一、重新定義長征：這是一場「極限狀態下的決策與心理韌性測試」

今天的青少年生活在一個物質豐富卻心理脆弱的時代。面對選科、升學、社交媒體壓力，許多孩子在遇到挫折時容易陷入「習得性無助」，彷彿是「無論怎麼努力都無法改變結果」。

如果我們把長征從「革命歷史」的框架中拉出來，用現代的視角去看，它本質上是一場極限環境下的「心理韌性（Resilience）測試」與「團隊逆境智商（AQ）實踐」，這與教育局自2024/25學年起推動《4Rs精神健康約章》中抗逆力（Resilience）與人際關係（Relationship）兩個核心要素高度呼應。

在長征途中，不少紅軍將士年僅二十歲上下，與今天的中學生年紀相若，面對的是極度的資訊不流通、不斷變化的敵情、以及隨時可能全軍覆沒的集體焦慮。

「遵義會議」的轉折，教導學生的是「在絕境中敢於自我修正與重新定位的明辨性思維」；「四渡赤水」的靈活，教導學生的是「面對不確定性時的敏捷應變力」；「彝海結盟」的成功，教會學生的是「跨文化溝通中的尊重與同理心」。

長征精神不該只是「吃苦」，而是「如何在看似毫無勝算的生活劇本裡，依然保有掌控感與希望」。這是我們在校園推動價值觀教育時，最想賦予學生的「心理錨點」。當現實生活中不少情境讓學生感到「努力與結果脫鈎」時，我們要利用歷史的智慧，幫助失去目標與感到無力的孩子重新振作。在校園裡，哪怕是一件微小的服務、一次小小的進步，都是他們個人生命裡「長征」的開始。我們作為校長與教師，不需要做居高臨下的「指導者」，而是做並肩同行、默默陪伴的「支持者」或者是「引路人」。

二、破除距離感：尋找「香港從未缺席」的本土記憶

許多香港學生常認為長征是「內地的歷史」，與自己毫無關聯。這正是過去國情教育容易出現「知識學習與本土感受兩層皮」的主因。如何讓知識學習與本土經驗更好地結合，如何從本土視角重新梳理歷史定位、建立血脈連結，無疑是這一代前線教師共同面對的課題與考驗。

但當我們深入歷史細節，會發現香港與長征之間，其實有着不容忽視的歷史連結，這種連結未必是前線的槍林彈雨，卻是後方不可或缺的支撐。在長征前後及抗戰時期，香港作為自由港與地下中轉站，曾為蘇區及革命事業轉運物資，如黃金、藥品、通訊裝備等。至於曾在香港求學的廖承志先生，他後來亦親身走過了二萬五千里長征。

當我們能夠帶領學生走訪中環八路軍駐港辦事處舊址、甚至沿着粵港澳—閩贛線進行溯源研學時，教育的意義改變了：這不是要求學生去記憶遙遠的北方歷史，而是讓他們親身體悟——原來在決定國家命運的關鍵轉折點上，香港一直都在，香港同胞從未缺席。這種從本土視野出發的教學，能讓學生在真實的歷史連結中，自然產生對國家與香港的歸屬感。

三、給AI時代孩子的啟示：長征精神是無法被演算法替代的「人本力量」

今天我們的學生習慣了在手機熒幕上尋求即時反饋，演算法推送讓他們習慣了便利，短視頻的有趣或荒誕無稽，卻也削弱了他們長遠規劃與堅持的耐心。

長征是一場長達兩年、跨越二萬五千里的長跑。它給現代教育最大的震撼在於：真正的改變與成功，無法靠演算法秒級生成，它需要更高層次的人類智慧、遠大的目標與信念，以及持久的定力。

在未來AI可以替代大部分知識與技能的年代，人類最核心的競爭力，恰恰是當年長征戰士身上展現出的那些人性光輝——信念、承擔精神、團隊團結與極致的堅毅，是中華民族深層文化底蘊中「自強不息」精神的展現。

讓歷史成為滋養未來的養分

長征90周年，不是一個用來重溫歷史的節日，而是一個引導學生反思人生的契機。

我希望在我們的校園裡，長征教育能超越單純的歷史課本，成為一節活生生的生命教育課。讓學生在面對自己人生的「雪山與草地」時，能夠想起90年前那些同樣年輕的身影，從而生出一股底氣。這種從行動中長出的韌性，古人早已言明，正如《荀子·修身》所言：「道雖邇，不行不至；事雖小，不為不成。」這才是我們今天紀念長征90周年，最真實、最有力量的教育意義。

（作者為麗澤中學校長）